

紫薇花开百日红

□王瑞娟

我居住的小区与工作的学校中间，隔着一个很大的广场，广场周围是精心布置的植物园。我和同事经常步行穿过广场，一边聊天一边赏风景，煞是惬意。

春天，各种花次第开放，参加聚会似的，渐渐汇成了花的海洋，姹紫嫣红，蜂飞蝶舞，好不热闹，引得人们赏花拍照，流连忘返。可是草地上那几株紫薇树，却沉住了气，不见一点儿动静。每年秋冬，工人都会砍掉所有的枝条，删繁就简，仅留主干，然后涂满白石灰水，据说这是为了防虫。可是都四月份了，依然是光秃秃的筋骨，不见一朵花儿，更不见一簇芽儿，寂寞地站在那里，显得格格不入。是不是没有熬过冬天的严寒枯死了？我心里平添了一丝担忧，毕竟去年冬天的低温天气，导致小区里的几株石榴树、桂花树冻死了，令人惋惜不已。

又过了十几天，到处已是一片绿荫了，我终于留意到它光滑的主干上羞怯地抽出了嫩红的芽儿，呀，还活着呢！这样，一天天过去，芽儿变成了柔长的枝条，椭圆的小绿叶排列两边，柔柔弱弱的惹人怜。

北方的春天总是短暂，渐渐地繁花褪尽，枝繁叶茂，绿意葱茏，一天天恣意生长，蔓延到天边，让人感觉天是绿的，地是绿的，雨滴也是绿的……夏天到来了。

一场大雨过后，稍添凉意，我漫步湿润的林间小径，感慨这满眼绿色毕竟有些单调时，一枝颤巍巍的紫色花穗向我伸出了手，我不觉眼前一亮，紫薇花开了！

我驻足花前。仔细看，花瓣基部作细丝状，末端是皱褶，六个柔软的花瓣簇拥着中间嫩黄的花蕊，仿佛是民族舞裙。所有的花儿都聚在细枝的顶端，攒成一个花球，水珠闪烁，摇摇颤颤，似乎不堪重负。浅紫、粉红、雪白、玫红……汇成一片，都是柔和悦目的色调，如一片彩色的祥云飘在枝头，又如一群下凡的窈窕仙女在翩然起舞。

冬天刷的白石灰已经随着轻薄的树皮脱落，树干是光洁的灰白，透着绿意，显得亭亭玉立。记得它有个别名叫“痒痒树”，抚摸树干，它似乎不胜其痒，羞得枝颤花摇，似咯咯轻笑。让人幻想会有一个妙龄女子从树后走出来，就像《聊斋志异》《香玉》中的耐冬花仙那样，轻挠树干，她就一脸轻薄薄地飘过来。

炎夏季节，它衣裙飘飘，镇定地开放，骄阳似火，也没灼伤一片娇嫩的花瓣；暴雨里，它吸足了水分，洗浴过后，洁净优美的身姿更加袅袅娜娜，蜜蜂在花朵上打秋千，轻盈的花瓣无声无息地飘落，彩色的香雪漫天飞舞，又如碧天里的繁星，让人迷离，如置身于瑶池仙境，耳边也飘来空灵的仙乐了。

这花儿真是有着独特的个性，怪道白居易吟咏诗句来赞美：“独占芳菲当夏景，不将颜色托春风。”大多数的花儿是娇嫩的，会选择气候温和的春秋开放，而它却不与百花争宠，在百花畏惧的炎炎夏日，勇敢地枝头萌出一穗穗玛瑙珠般的花蕾，然后便不知疲倦地次第开放，惊艳了一个夏天，不，还有秋天。

杨万里曾云：“谁道花无红百日，紫薇长放半年花。”花期如此持久的真不多见。它不惧烈日炙烤，不惧风雨侵袭，陪伴我们走过少花的炎夏，抚平浮躁的心绪。紫薇的花语是女性，和平，好运和沉迷的爱，真像一个内刚外柔的女性，植根于中华大地，无数的文人墨客吟咏礼赞，在人们心目中是高贵的。

紫薇花的奇特不仅这些，它能吸收二氧化碳，还能化解有害气体和粉尘，为净化空气、保护环境奉献一生，因此人们经常把它种植在路边花坛里。它的花、果、叶、根皆能入药，为人们解除病痛。你说，还有比这更彻底的奉献精神吗？

忽然想起了“背水一战，信念犹存”的孟晚舟、格力集团的当家人董明珠、巾帼奇才陈薇院士、扎根贫困山区致力于女子教育的张桂梅老师……紫薇花开百日红，巾帼英才耀中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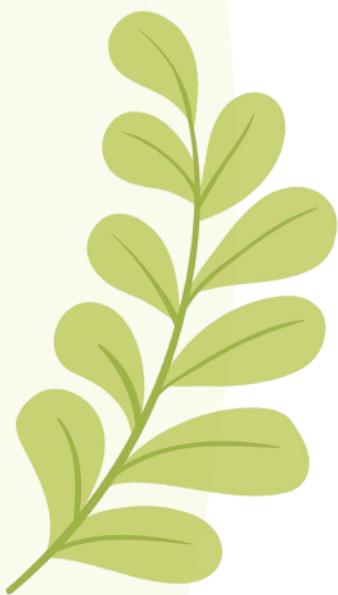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是一首诗

□杨卫中

十个月的骨血滋养
 涸润母亲生命的希望
 黎明前痛苦和喜悦的嘶喊
 撕裂晨曦的幕帐
 那是对我发出的隔空呼唤
 降世的一声哭叫
 是我跟母亲的首次对话

从此
 我开始在漫长的日子里
 翻读母亲生命赓续的诗篇
 每次的惊喜
 凝固了她的世界
 也融化了她的天地
 幸福而欢欣的脸上
 挂满清澈灵动的泪痕
 犹如为我规划的人生航线

在母亲的日历里
 我把她的满头青丝熬成白发
 那白色的爱河
 一辈子我都难以涸渡
 饱经风霜、沟壑纵横的脸庞
 托举起我一生的荣光
 母亲是我最爱读的一首诗



那方葱茏的牵挂

□罗新海

到乡间漫游，在一片绿意葱葱的菜园前驻足，不由思绪踟躇，想起了母亲的小菜园。

我的家乡是城南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平原村。母亲的小菜园，说起来就是老宅院墙东边和南边的两块闲场，合起来约有一分地。这里原来栽着几排杨树，前些年因村统一规划砍伐掉后，母亲便找人挖出树墩，自己一点点除石垫土，慢慢开垦成了菜园。

母亲一生务农，满眼都是干不完的农活。她和父亲勤劳持家，精打细算，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我们兄妹三人。随着我们兄妹先后在外成家，父母也年事已高，便将土地租了出去。这些年，父母在城里住不惯，一直在老家生活，母亲又是闲不住的人，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打理她的小菜园上。

我们每次回老家，都劝母亲：“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你们年龄也大了，千万不要累着了。”但母亲总有她的道理：“庄户人就是种地的，地闲着浪费，再说干活还能锻炼身体，自己种的菜无公害，吃着放心。”我们说不过她，也只好由着她去了。

就这样，一年四季，母亲空闲时都在小菜园里劳作，整畦、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草，一丝不苟，精耕细作，硬是把小菜园打理得井井有条，郁郁葱葱。每当邻里夸赞蔬菜长得好时，母亲便会露出自豪的笑容。那笑容，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，灿烂而温暖。

年初，母亲会根据我们兄妹的喜好，列出种植“菜单”。从春天的菠菜、韭菜，夏天的扁豆、西红柿，再到秋天的茄子、油菜，初冬的白菜、萝卜……时令蔬菜品种齐全、应有尽有。母亲的小菜园，成了我们源源不断的“菜篮子”。

回到老家，我们习惯先到小菜园里转转，看看蔬菜的长势，也帮着浇浇水、除除草。小妹喜欢录视频发朋友圈分享，镜头里小菜园那生机勃勃的模样，成了朋友圈里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做饭时，我们直接到菜园里摘菜；吃饭时，再到菜园里拔几棵大葱或蒜苗……全家人其乐融融，真正吃出了“家的味道”。

返城时，母亲都会提前准备一些方便袋，一式几份，大包小包装满车子的后备箱。有时，我们嫌太多吃不了，跟她急，可她总是笑着往里塞。那时，应该是母亲最开心、最欣慰的时候吧！记得有一次，我打趣说：“这几包菜，城里又不贵，还不够来回汽油钱。”看到母亲黯然的神色，我后悔了好一阵子。

蔬菜换茬时节，我们都让母亲打电话说一声，好抽空回老家帮忙收种，但母亲从未说过。当我们打电话询问时，她又说早干完了。有一次，我回家正赶上翻地，干了半个小时，手上竟然磨起了水泡，母亲直嗔我“不会干农活”，眼里却满是心疼。

每当走近小菜园，望着母亲越发佝偻的身影，迎风飘动的银发，心里不由五味杂陈，感慨不已。母亲精心呵护的小菜园，浸透着她多少付出和汗水。她种的，不仅仅是我们喜欢的蔬菜，更是一种生活，是一份对子女温润深情的爱和期望。母亲的小菜园，也成为我们一直的惦念，一直的牵挂。

如今，母亲已去世两年多了，家乡已变成故乡，小菜园也荒芜了。念此，泪水、思念、无奈，在夏风里颤动蔓延。那曾经葳蕤的小菜园，承载着我母亲无尽的眷恋，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，成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。